

立秋,下雨了(外两首)

■ 刘宝生(云南)

手触摸到天
下雨了。轰轰烈烈的随风来临
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
下午的时间,老天说变就变
或许伏天热得太大,太久
裂开的嘴喷吐着热气
给大地痛痛快快的过个泼水节
我带着炙烤热的身躯
拼着雨的速度在回家的路上
飞流直下,从头顶流下清凉
这一天不用回去洗澡
风友善的搓揉着驮起的脊背
老官活脱脱地演化成一朵出水芙蓉
宽广的银幕呈现出万紫千红
一朵朵伞花绽放在风雨中

听风

坐在夜晚的窗前
闭上白天看得太累的眼睛
听着风,沙沙沙
心底一种无尽的享受
犹如无与伦比的曲音
凉秋与月色交织
月辉让心变得透明
看见血液缓缓流动
因为黑夜了,撕弃了面具
没有此时变得如此坦然
多情的诗心像风的琴弦
惹得蛩声也唱了起来
夜,宁静得这般简单
成了一首安静的诗

中秋的夜

风,从月亮之上轻柔的飘来
窗纱像一位少女轻盈的舞动起来
淡淡寂静的天空
月光穿过树叶朝地上撒下无数碎银
萤火虫提着灯笼抢着风头飞来
不甘寂寞的虫儿亮开嗓子
一曲曲月光曲悠扬的回旋
一簇簇的菊花惊喜的扬着笑脸
此时,人们有了天上的明月
灯火如昼也嫌多余
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束光
照亮了中秋的夜
这是生活的浪漫
葡萄酒醉了清风
月饼就是今天开得最燃的花

关山下的春天(外三首)

■ 马文东(甘肃)

整个三月我都在寻找
几时挖过的那片首蓓芽
它们藏在云风山的雾里
比记忆更绿,更懂得等待
家乡的田野被分成三块
麦苗的绿,油菜的黄
还有银色地膜覆盖的
是新翻的药材地,像父亲
年轻时铺开的油画布

山脚下的樱花花开得正忙
大棚里蜜蜂比游客更早
知道哪朵花会结出甜
母亲在电话里说
今年春早,斜蒿已经上市
你小时候爱吃的荠菜
菜市场卖到五块钱一斤
关山古道旁
当年牧马人的后代
开着农用车下山
车厢里装满树苗和化肥
遇到熟人便停下来
递烟,谈论墒情和收成

春风吹过磨子沟梁的时候
那些覆盖地膜的梯田
像一面面镜子
把阳光折进泥土深处
这光,我认得
三十年前它照着我的课本
如今照着外甥的作业本



雨塔下的对望

雨搭下的横木,立着只布谷
对视的瞬间,鸣声戛然
脚步在木上往返
翅尖轻颤,险些坠落
我的心也跟着晃
开窗欲递粮与水,它却仓皇飞去
原来怯懦的影子
藏在它羽翼,也藏在我心底

脊梁

父亲的肩膀,是挺直的脊梁
压痕载风尘,沉默裹担当
白日扛砖瓦,暮色担柴薪
风雨困顿,一并肩上扛
岁岁变宽,尺难丈量
如今成我脊梁
扛包,扛事,扛风霜
重走他的路,让家在我肩头
稳稳落定,安暖如常

无月之夜

黄昏收走我的眼,地平线裁开
一半是昨日余忘
一半是远方守望
夜色降临,荷马抱琴盲行而去
足迹向明日,慢慢淡却
无月无影,天地俱寂
雾裹山花酣眠
万物皆沉记忆,我们亦将入眠

生命游戏

■ 张淑冲(陕西)

时间风化成土壤
长出了树
礁石被浪拍打
碎成海

一程山水
一程路
云雾遮满山顶
西西弗斯推空气

山之外有海
海之外有山

人在时间内
时间外没有时间

相背

■ 齐瑞(陕西)

与影子背道而驰的时候
我怀疑生命
却不会怀疑自己

惊蛰

■ 徐姣(陕西)

铁皮盒里收藏的雨声
忽然发芽——
它想起自己原是某把锁的种子

故乡的冰河(外一首)

■ 冬徒(上海)

时间是一条慢慢冻结的河流
我赤脚走在冰冷的河面上
雪花盘旋着向山谷的顶端飞升

水的暗影花朵般向河底沉落

我站在故乡冬日的中心
所有的事物都离我而去
我颤抖着伸出干涸的双手
捞不起一片破碎的冰凌

梦的长河总是冻结又解冻
岸边的树却不断生长向晴朗的天空
我在一个失去了所有身影的空间
像一个坐拥一座空城的王

故乡的寒冷是我皮肤上爬行的纹路
总在明月升起时牵拉心脏的神经
听说在长河的起点又飘起了雪
好像在身体的深处
又响起了叮叮的铃声

归途的列车

我,不是
列车开动时
向后奔涌的风
不是沉默笔直的电线
不是谦卑着退去的
一扇扇车门

我是
沿途林木间
脱落的古老文字
是方格麦田上
铺开的一页页纸笺
是一首无韵的诗
在湖泊般的车窗上
不断浮现

火树银花(外一首)

■ 大刀左月(山东)

焰火盛开,
我不在其中。
灯火漫过人群。
我是人群之外,
一只微凉的瓷。

喧嚣在耳膜上轻漾。
我沉入听觉,
盛着一盏渐冷的茶。

世界以光明缝合天幕。
我以沉默,收藏它的投影。

烟花落尽。万物归于寂静。
只有我,釉面映着光与暗的边境。
不饮。不语

青春收藏家

有人在光阴内部
收藏你被世界削去的部分。
不开灯的博物馆,只藏一件孤品:
未驯,未折,未被定义的你。

相逢,是时间突然短路。
目光一碰,心跳轻颤,
呼吸咬住旧年的风,
年龄剥落,身份坍塌。
你回到尚未命名的瞬间。
他们认得你,先于你自己。

收藏不是归途,是骨。
旧光落在骨缝,新风从间隙里生长,
回忆不是围城,是骨血撑开的旷野。

影子在前方拉长,
脚步踏亮未走的路,
风灌满衣袖,每一步
都带着被珍藏的重量。

被时光收藏者,终将收藏时光。

空村(外一首)

■ 王深(江苏)

一夜之间,村落被寂静搬空
一缕炊烟瘦成弧线,系在屋脊
旷野里,几只麻雀啄食着
秋收遗落的安宁

雁阵剪开空茫的天,没入云影
树梢的风反反复复弄枝桠
细细调试着弦音
等一场雪落,共奏岁末的琴

初春

早风掠过腊月的尾梢
吻开小河冰封的眉弯
柳丝抽芽,漾出一岸新绿的笑
一场雨,是雪融成的信使
敲开花苞紧闭的门扉
小村的心事,便在枝头悄悄发酵
一只燕子剪破薄雾,停在老屋的檐角
啾啾几声,就点亮了
整个春天的

春芽(外一首)

■ 赵冬梅(陕西)

泥土裹着冬的寒意
风踮着脚尖路过
它偷听风的絮叨
藏下风的一缕体温
在冻土的缝隙里咧开嘴
吐出一丁点怯生生的绿
等待一声惊蛰
撞开嫩绿的梦
如同初见世界的孩童
带着生的倔强,在风中摇摆
是对春深情的告白

风之韵

风的指尖轻轻划过树梢
在树叶上铺展轮回
它来到老屋檐下小憩
听瓦砾讲述着尘封往事
偶尔掀起窗帘的角
偷看桌上未干的墨痕
深夜它悄悄潜入稻田
与谷穗低头私语
把成熟的重量吹成弯腰的谦卑
抽芽时的脆嫩吹到枯黄时的从容
风到之处,没有叹息

旧单车

■ 杨春飞(重庆)

那年我骑着它轧过白杨的落叶
车轮滚一圈
大地就多一枚凉草的邮戳
如今我扶着锈迹,重走这条街
柏油路突然摊开密密麻麻的落款
是那些被碾碎过的青春
正顶着风,开出云朵的形状

风中的他

■ 董煜明(苏州)

暮色和女人一同漫过街角
黑夜识趣地给一盏灯让出通道
灯是暖的,在墨色里撑开光晕
女人的裙裾也是暖的,裹着晚风的俏
晃得他的眼,微微发烫
他想往前挪半步,脚尖却生了根
灯光淌在路面
把他的影子拉成一条细长的河
河面上,漂着不敢开口的心跳
风来推他的肩,他攥住风的衣角
灯影在风里晃啊晃
他的眼睛,浸在昏黄里
比夜风,还要凉几分

冬来

■ 顾玉平(上海)

旷野交出嶙峋的骨相
沼泽与荒原,都学会了缄默
那粒秋后埋下的霜
是大地藏好的钟
撞响时,便落满白头的雪
三十余年,只见过两回
故乡裹着素衣的模样
凛冬在此落笔
四季酿成一壶未开封的酒
我与流年碰杯
转身,不回头

少年时追风,撞碎过远山的秋
如今白发攀着鬓角走
像雪落进冬的褶皱
添一笔,带湿的温柔

坐上高铁去延安(外一首)

■ 温小兵(陕西)

银色的巨龙,在铁轨上飞驰
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企盼
奔向那座红色的圣地——延安

喜讯像春风一样
吹遍三秦大地
百姓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明天,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出发
乘上这驶向希望的列车
到延安,再次登上宝塔山
在山顶俯瞰壮丽的河山
让心中的敬意与豪情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久久盘旋

过年回家

春节一天天临近
新年的钟声
早已在心中敲响
这一年的酸甜苦辣
都悄悄沉淀下来
在胸口汇成一股温热的力量

今天,我再次登上回家的高铁
车轮与铁轨轻轻相吻
告别过去,也召唤着远方
车窗掠过熟悉与陌生的风景
心中一首情歌正随列车一起
奔向有亲人的家乡

鹧鸪天·2026元旦有感

(外两首)

■ 常连波(山东)

漫漫征程使命重,扬帆破浪乘归船。
历经劫难心如铁,踏破关山志更坚。

除旧岁,纪新年。兼程风雨复年年。
誓倾全力新征程,但愿华夏皆康安。

七绝·偶遇梅花

雪覆河川千里寒,冷风呼啸过群山。
满目苍凉冬凛冽,却遇梅花绽笑颜。

七律·梅花

乱石荒山败草萋,野烟行径日西斜。
积雪欺树树生色,飞雪压枝枝吐华。
态度无为君子笑,精神不息世人夸。
但将英俊朝天举,何惧尔时杀气加。

冬韵闲吟二首

■ 杨国平

小寒

江左阴霖迎小寒,岸柳婆娑舒媚眼。
近篱数朵梅初绽,远浦三行客雁还。

乙巳冬月过鹤林寺

野鹤闲云终日逸,诚瞻古寺访苏园。
轻风拂竹影摇曳,冒腊寒梅色更鲜。

庐州腊八(外一首)

■ 孟祥宇(安徽)

寒枝冻雀啄霜沙,炊出香云入宝嘉。
包河藕粥凝冰玉,道逸津梅浸露华。
梵钟遥渡浮屠客,腊鼓时惊绕树鸦。
最是甜粥温雪夜,一灯如豆暖归家。

巢湖秋波

万载巢湖有奇谈,浪涛拍岸水连天。
碧波埋藏多少事,激荡上下五千年。
秋风又送渔歌远,落日难熔青锋剑。
莫问沉沙折戟处,漫天星月照无眠。

中秋的月光

■ 刘培山(北京)

完玉米糊糊,我就发给你们,你们可以边赏月边吃月饼,好不好?”

那时候,月饼可是稀罕物。我咽了咽口水,兴奋地抬头看着母亲:“好啊,妈妈,我感觉好幸福!”

母亲把玉米糊糊盛进四个碗里,每个碗里都撒了一小撮红糖。红糖在热糊糊里慢慢化开,我们早就馋得不行了。

“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母亲把碗递到我们手里。我们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弟弟还小,拿着勺子在碗里搅来搅去,由于太烫,他着急得用乞求的眼光望着母亲。

母亲走过来,坐在他身边,端起弟弟那个碗,她先舀一勺糊糊,放在嘴边吹了吹,然后再送到弟弟嘴里。

“妈,怎么没您的,都分给了我们,您吃什么呀?”弟弟嘴里塞满了糊糊,含糊不清地问。母亲笑了笑,伸手擦了擦弟弟嘴角的糊糊:“妈不饿,一会儿等你们吃完,妈妈再把中午未吃完的野菜粥热一下,对付一口就行了。”

其实我知道,家里的玉米面早就不多了。前几天,我还听见母亲跟父亲低声说,要省着点吃,不然撑不到月底。听着母亲的话,刚进我嘴里的红糖糊糊也好像

没那么甜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把碗往母亲那边推了推:“妈,今天熬得糊,我吃不饱,您也吃点。”

母亲把碗推了回来,摸了摸我的头:“傻孩子,快吃,吃饱了才能好好读书,妈妈可不希望我儿子和妈妈一样,卖一辈子苦力!”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只是默默地把剩下的糊糊一口一口咽下去。

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听妈妈的话,让妈妈放心。

月亮到了半山腰,父亲从田里回来了:“孩子们,今天的玉米糊糊好吃不?爸回来路过你们大姑家,看到你们大表哥正在他家枣树上摘枣,我尝了两个,可甜了,姑父叫我们捎了点回来。”

母亲接过父亲手里的大半袋枣子,对父亲说:“累了一整天啦,快去洗手,锅里还有一碗玉米糊糊给你留着呢!”她去锅里把玉米糊倒进了碗里,放在桌子上,就去洗枣子。把洗好的枣装入了一个盘中:“这枣看着就不错,我也尝尝。”说完,她拿了一颗,放在了口中,说道:“哇,这枣,真的好清甜。”

我走出屋子看月亮,说“哇,今晚的月亮好圆好亮啊,已经升到屋顶了。”父亲赶紧吃完玉米糊糊,与母亲一起把饭桌搬

稠了,颜色由原来的偏浅黄色,变成微微泛亮的金黄色,而且玉米糊糊的香气一下子钻进了我的鼻子来,甜滋滋的,让我直咽口水。

这时,我和大妹同时转头,死死盯着橱柜上那个装着红糖的罐子。平时它被藏在橱柜最上层那一格,只有逢年过节时,母亲才肯拿出来,让我们吃上一小口。我是家里老大,馋了的时候,偶尔也会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溜进厨房,抠一小块来吃。我总觉得,母亲好像每次都发现了,她只是装着不知道。可每次,只要我偷吃了红糖,我都不敢直着眼去看母亲。

大妹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母亲旁边,拉了拉母亲的围裙,说:“妈,中秋节哦,能在糊糊里撒点红糖吗?”母亲停下手里的活,伸手摸了摸大妹的头:“都是小馋猫,妈妈知道呢。妈妈会在糊糊里放上红糖的。”

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身从橱柜最里面摸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包,放在饭桌上慢慢地打开,四个圆圆、金亮金亮的大圆饼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时,弟弟刚好从堂屋跑过来,一看,马上说:“这是什么好东西呀?好香呀!”大妹吃惊地问:“这是月饼吗?妈妈,您很神奇哦,您这是在哪儿弄来的?”小妹也从堂屋出来了,她直接到母亲的背后,抱着了母亲。

“前几天我和你爸去供销社,看到刚进的月饼,原打算用鸡蛋换盐巴的,临时改变,换了几个月饼。”母亲接着说道:“豆沙馅的,你们兄妹四人,每人一个。等吃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两天北京断崖式降温,加上一场秋雨,直接把气温拉到了10度。窗外的梧桐叶被晚风染成浅黄,飘落在楼下的晾衣绳上,像极了小时候母亲缝补衣服时掉落的棉线。“大妹,最近忙不?我想着早点给你,明天中秋,你买点水果糕点去看看爸妈。”我拨通大妹的电话,对她说。

“哥,你这话说的。”大妹的声音带着笑意,“他们也是我的父母,就不爱听你这句话,孝敬哪能只靠你一个人?明天我一早就去,给老爸打十斤酒,买两条烟,给老妈买些零食和桂花糕,还准备了十斤黑猪肉呢!陪他们吃顿热乎的中秋饭。你就踏踏实实,有你妹在,爸妈就不会寂寞。”

妹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回忆的湖,荡开的涟漪瞬间漫过四十年的时光。我望着天边渐渐升起的圆月,恍惚间又站在了1983年中秋的那个小院里,空气中飘着甜丝丝的桂花味,母亲正踮着脚,把她刚清洗好的我们兄妹四人的衣服,往院中的晾衣杆上晾。

母亲晾好衣服,回到厨房。她洗好锅,舀了几瓢水放进锅里,然后转到灶台,点燃了柴火,又娴熟地把玉米面加凉水搅拌均匀,等锅里的水沸腾之后,将搅拌均匀的玉米面轻轻倒进锅中。

我们都围过去看着母亲煮面糊糊,母亲说:“你们都饿了吧?等妈妈把这玉米面煮熟,就开饭啦。”她边说边用锅铲来回搅动着锅里的糊糊。慢慢,稀的玉米面变